

程



論衡十七卷

禮記

特進臣魏

徵

百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之  
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



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  
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  
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近時矯俗望江湖而獨  
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  
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  
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  
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  
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翼身之操  
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

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  
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二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  
聞母曾歐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  
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  
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  
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  
而出誦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



數齊吏部尚書辛術為著負外郎起郡王舉舉德行  
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  
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異志不仕自以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  
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  
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  
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  
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  
長肅然不立况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

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固何乃為人所踈頓至於  
家富於以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  
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  
至相關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  
付兄弟媿謂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牽置涼廄罰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  
避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  
至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  
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



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  
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  
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  
豈求利哉於是悉口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  
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  
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整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  
見無遺至春又出穀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得之撫  
其子孫曰此乃李公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

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

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

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

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基

望表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

也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

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

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

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鼠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



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一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  
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理一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  
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  
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二教優劣士  
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一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  
謙平生時為詠懷詩輒投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  
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公章不同自可損  
益無為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  
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

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  
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二指又不浚下其  
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方阿職為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  
止黥之則可奇識者頗以為得一羅體開皇八年終於  
家時年六十六趙郡上女聞之皆不流涕曰我曹不  
死而今李公軍死乎會葬者萬畝人鄉人李景伯等  
以士謙道著立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  
事衆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事范陽盧氏亦有婦



德文夫於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  
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  
百石以賑窮乏

崔廓 子曠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玄元齊燕州司馬廓  
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  
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群籍多所通涉山  
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  
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

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  
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  
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曠曠字祖  
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薨  
之討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  
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  
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  
重之不已遺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



七十七卷  
五傳四十二  
六  
生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  
時更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遑藩邸以今望  
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  
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  
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  
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高陽方開東閣想  
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栾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

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  
祖方謝天人多慙子  
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曠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賜  
非惟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  
山海郭璞注而未群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  
有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楊郢客  
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推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  
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  
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鸚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  
路絕祖濬燕南教員客河朔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  
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黎藿屢空舉燭無成  
穿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  
騏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爲  
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  
相樹宜桃李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迭何須別  
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  
不建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墮今名揚滄若切在下  
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

畫簀采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郗文翰多成其手  
主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  
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疾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  
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曠蒼  
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  
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  
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  
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



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  
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  
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  
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  
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  
日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  
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署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  
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

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日餘人十二年從  
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  
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贖與洛陽元善河  
東柳詵太原王邵兵興姚察琅邪諸葛賴信都劉焯  
河間劉炫相善母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  
施行江都傾覆咸為懷愴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



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  
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  
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  
應乃乘憇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  
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絲絮大傳徐  
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  
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  
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  
函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履德長

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  
白餐松餌木棲息煙霞段羊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  
加駕龍鳳雖復藏名公已岳猶且騰實江淮藉其嘉猷有  
於靈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  
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余念昔商山四皓  
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潘邱古今雖異山谷不殊  
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  
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竟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已許望披雲則謂問人曰五尺今年八十



二王來乃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  
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又中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具隱東  
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  
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  
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  
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異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用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示軟

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  
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  
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藉墳壟但杖屨  
猶存示同俗法且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  
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盤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白若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羸而去不知所之須申屍柩  
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  
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道



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  
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  
將信茅贏我王遙屬考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  
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忠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  
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冊楊玉遠  
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白乳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瑊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  
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

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  
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  
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  
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上人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  
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  
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  
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心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  
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  
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



令從官文誦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未學廢文誦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誦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少直文誦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誦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誦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誦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

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閒無事從容長歎曰老耒耒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音擊凡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其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矜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素在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哉



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  
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  
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  
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七十七卷終

列傳四

隋書七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  
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  
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  
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  
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



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  
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  
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  
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  
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仰觀俯察探賾索隱  
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  
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  
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  
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  
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以毒莫得壽終而死  
藝成而下意在茲乎靡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  
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  
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  
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贊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  
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述  
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



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  
僂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東  
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  
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  
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  
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  
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  
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以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

復與吏部尚書宗炳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  
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今參掌八史每有  
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如牛羊什  
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  
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  
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招  
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  
都覆敗君臣有罪精神何各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  
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  
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象宰宇文護執  
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  
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日昃之美  
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  
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

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  
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  
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  
誠謹懇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  
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  
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  
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  
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  
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頌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  
首曰吾今鷹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  
綰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  
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  
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  
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  
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申為六甲之

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  
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  
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  
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  
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  
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  
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  
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舛舛朕不與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年出爲  
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乃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貴玄曆行及表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才因言允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  
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  
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  
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  
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  
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  
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  
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



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  
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  
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  
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  
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  
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詣行在所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  
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剋不質對曰以臣  
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

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  
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江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  
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  
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  
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  
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甚多帝怒曰我自行尚  
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  
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  
懼遂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者



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勞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其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詎行在所至東都切問命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諸襄武元德太子學士

齊士屬義舉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取詞並以見曆知名

###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萊更澗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以為神仙可致皇太



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  
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  
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  
書而知其字仁壽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  
不納至十再三天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變  
輿不反高祖大怒數  
宮寢疾臨崩謂皇  
事未嘗不中吾來  
及煬帝即位漢王  
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  
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

事何所能為未幾  
亦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  
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胃與盧同源於是  
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加  
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  
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雜  
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辨給伎巧絕人陳後主  
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領南勇卒詢不歸遂



隋書卷之八十八卷 卷之八十八  
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反叛推詢為上柱  
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 巧思世積釋之以  
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安 以象象直太史詢從  
之受天子之術術詢創意造渾天 不假人力以水轉  
之施於閭室中使智寶依天時 合如符契世積知  
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 太史局後賜蜀王秀  
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 誅何稠言於高祖  
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 朝廷惜之上於是  
原其罪詢在馬上刻漏世稱 其妙煬帝即位

帝書之放為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東  
來正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  
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  
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  
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  
所歸矣詢欲去之為兒友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  
歸宋祖叔梁紇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



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告起家湘東  
主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  
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庾景之亂鼎兄昂卒  
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  
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  
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為積誠所感庾景平司  
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  
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學焉  
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

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妣滿于宛立其  
裔子孫因為陳氏僕勸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  
乃是平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  
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  
將軍領安右晉王長中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  
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為祕書監宣遠將軍轉  
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  
貲貨只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葬安曰  
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



破產耳勿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  
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  
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未當委質  
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  
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主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  
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  
派南北孤絕自至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曾世卿族  
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棗陵樂飲  
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子與以下二十餘世

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宴上為之求夫選親衛  
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  
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  
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  
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  
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  
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  
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  
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安遊通主家之妾及



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  
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  
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  
其寺僧誅妾妾物今故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  
捨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  
捨僧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  
字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

官府下士累遷少上士而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  
大夫進封涇水縣男高祖徵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  
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公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  
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曰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  
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  
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  
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不知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  
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  
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嘗定



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滅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  
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  
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  
祗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入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  
語不志明丘烏丸軌言曰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  
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日更無異相干  
時王誼梁彥并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  
永巷東門入小巷門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

災障不臣奏下曰公惡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符

屬未幾遂摠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  
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  
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  
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  
月為四五大官禱也和言多此類者相經四十卷道  
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二人當高祖龍潛  
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  
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簡遠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其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八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為元一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初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之命辛酉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之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十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日之朝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福吉也乃印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正月  
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日之朝  
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用首龍精其祿  
日強求歲年命納音俱用暨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  
子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乙卯年以辛酉又至來至乙卯  
子夏至冬至陽始於天之日即是至神之本命此  
處也夏至陰始於地之辰即是皇太后本命也慶五  
也

元氣並會本辰不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身陵王  
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物鼠妖數見上令吉言東宮  
穢邪氣於宣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良地鬼門來  
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  
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玉帝坐于時至寒有蚊蟻  
從西南來入人門 小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  
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  
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慮及獻  
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應於山原至一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  
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  
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去不凶我弟不當為沒然  
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其維未  
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  
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  
日出乃滅見者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  
相生大吉今黑氣當之上與姓相生是大吉則子  
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葬

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  
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  
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  
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  
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  
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  
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  
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  
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掌行經華陰



見楊素家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門其故吉曰  
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  
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  
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  
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  
相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  
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  
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

###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  
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  
高祖忍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  
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  
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  
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  
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夫子就伯  
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



上有青羃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諸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主諒俄而上山朋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

在塗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竄其言隱者姓名谷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竒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



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  
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  
著書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  
日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二百九卷百怪書  
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六一  
式經二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汝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侯盧縣公其所  
占筮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  
奏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  
三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  
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一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  
一卷安曆志十一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胃玄

張胃玄勃海脩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  
趙斐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大史參議律曆事時



輦多出其下由是大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  
不中曹玄所惟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  
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曹玄等辯  
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曹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權  
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大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  
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  
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閏改顛項歷作大初曆云後  
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  
十年術者察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

元親用曹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  
祖冲之於歲周之才創設以今之法至漸移不循舊軌  
每四十六年却差一歲至梁貞觀曆法嫌冲之所差  
太多因以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曹玄以此二術  
年限懸隔迨後古法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  
法冬至所當為朔漸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上合  
堯時日食之水火符數皆相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  
密當其二曰馬顯造丙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  
分進退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



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  
參差就月為斷以重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  
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遲今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以為損益之率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  
一百八十二日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  
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  
之下即其率也其言曰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  
入限便為合朔張賓去割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

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  
一周年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而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  
道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為當食  
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  
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未差損益食分事皆明  
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二五星行度皆守  
相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曹玄推之各得真率合



其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  
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  
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  
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  
不能原其意昔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  
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一終  
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  
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  
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木火土金一星內晨見

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  
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寡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  
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  
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  
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  
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大驗今古皆密其四  
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以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  
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  
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遂於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  
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  
時立差皆會具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  
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  
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  
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之中  
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  
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  
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

最為詳密其十古曆二分晝夜比皆等曹玄積候知其  
日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及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  
工卒官

###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  
心極世號名醫誠其詔子曰為人子者嘗膳之藥不  
久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



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負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

以醫術顯父大信永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魏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入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



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異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永尺爲律以調樂器上悅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呂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

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大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



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  
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  
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  
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  
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  
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  
逃寶常飢餓無人贖遣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  
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異蘇夔龔

吉並討論墳籍撰書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  
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  
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  
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照謂以為神時  
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  
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  
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及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帝竟被殺於江都

文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  
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行非其  
義則外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聖皇來  
日法氣色使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高堂豈可負朱  
不能尚也伯詭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  
象象之慶嘗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未足遠擬  
管日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肅吉

之長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七十八卷終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九卷

禮

特進臣魏

徵

吳江徐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爵厚秩者  
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昔由  
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  
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  
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



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言  
上官闕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之皇清  
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北肅妃密以經綸  
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不謂  
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  
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  
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  
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  
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  
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廢復車輒叙其事為  
感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  
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  
桃為楊廣妻勸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  
柱國大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懿  
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  
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



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  
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  
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三種未  
定不可偷大似苦挑婦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  
甚耻之乃命高煥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  
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  
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  
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  
孫無聞焉

獨孤羅弟也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  
武帝之入關也信弃父世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  
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  
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當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  
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  
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取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  
藏順隨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摠管  
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始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



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以周武帝以羅功臣子又論  
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  
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  
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  
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  
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  
字高曠獨秀生民敬哲君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  
高其弼詣緯義經仁事涂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  
采口階而運屬艱危功自弗賞曠言令範事切於心

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  
典可贈大師上柱國冀公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  
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無天人之號不當承襲上  
以問皇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  
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彘為武平縣  
公陔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  
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  
為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  
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



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 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  
長子開遠字文化父之然 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家  
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 一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  
於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 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  
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上 八業未卒

獨孤施字黎和仕周胥 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  
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 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  
右將軍父之出為郢州刺 吏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  
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 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

而不之信也 會其 上 大 其 俱 有 其  
者視之皆曰此猫鬼也 夫 之 異 弟 陸 妻  
素之異母妹由是意 陸 今 其 兄 穆 以 情 俞  
之上又遊左右諷 陸 言 無 有 上 不 悅 左 轉 遷 州 刺  
吏出怨言上令 上 僕 上 高 頴 納 言 蘇 威 大 理 正 皇 后  
孝緒大理丞楊 遠 逆 雜 治 之 陸 婢 徐 阿 尼 言 本 姓 陸  
近家來常事猫鬼 每 以 子 日 夜 祀 之 言 子 者 鼠 也 其  
猫鬼每殺令人 者 所 死 家 財 物 潛 移 於 畜 猫 鬼 家 陸 嘗  
於家中索酒其妻 曰 無 錢 可 酤 陸 因 謂 阿 尼 曰 可 令



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貓  
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棧并州還陀於園中謂阿尼  
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  
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  
是夜中置香幾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  
信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  
上以其事下公卿竒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  
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陀夫至將以死於其家陀  
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復於是除名為民以

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貓鬼所殺者  
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貓鬼家陀  
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  
外氏衰禍獨孤陀不幸早世遺下有期言念渭陽之  
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  
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  
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  
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陀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  
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歸傳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嘗初封岳陽  
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  
王繹不協為繹所害及繹嗣位嘗稱藩于西魏乞師  
請討繹周太祖以嘗為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伍  
萬襲繹滅之嘗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表三  
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  
江陵統管以兵戍之嘗嘗立年號天保歸後韓  
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嘗召歸之後歸來賀帝享之

甚歡親狎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  
不同百戲高祖受禪恩禮亦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  
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  
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嚴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  
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滄水之上後  
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  
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  
寄何勞猶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  
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繡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



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  
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去其年五月  
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  
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  
卒掃蕩寇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疾屬續  
在長願陞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  
隆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  
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  
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

帝廟號世宗子琇嗣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  
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琇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  
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琇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  
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  
策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  
諧內外親任才良率遵世業之所望也彼之疆宇咫  
尺陳人水滌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  
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時我必不可千勿得輕



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矜  
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恒加錮  
錙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書誡勉之時琮年踰  
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  
年琮遣大將軍咸所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  
琮叔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  
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  
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  
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

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  
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璫等惧弘  
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  
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  
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為柱國賜爵莒國  
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  
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  
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  
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



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威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羗劣琮曰以羗與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比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而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暉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璪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為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郡州璪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為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璪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魯歸等兄弟並弟三而踐尊位璪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



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  
於璩由是益為衆所歸襄國公宇文述以兵討  
之璩追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  
吳州褒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璩衆聞之悉  
無聞志與述一戰而敗璩將左右數人逃于太  
湖匿於民家為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  
年二十一第璟為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  
衛尉卿秘書監陶兵侯瑒歷內史侍郎何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  
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執皆由乎進不  
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  
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也不墮舊  
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八十卷

特進臣魏

徵

士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  
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之德也貞烈之義  
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  
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國像丹青流譽於世者莫不寄  
約以居止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妻白公



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  
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貝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  
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德名彰於既往德音傳於不  
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  
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秉玉璽不入彤管之書  
不露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  
道哉永言載思實無疆也此也勸夫今之靜女又爲勸  
松筠之操甘於玉折此也以與絕今古故述其雅  
志以纂前代之列女

###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  
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  
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王獨折節遵於  
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  
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  
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  
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從頌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  
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



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  
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  
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  
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媯不言傳芳往語  
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  
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供濟川資送甚薄朝  
野傷之

###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

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  
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下以此稱之及宇  
文化及殺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  
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  
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  
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零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  
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墮淚咸肅然  
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  
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



殺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貴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離家今恨不能于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詞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公女也父且蒲州刺史妃姿義瑞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姆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崩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

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公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魏州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母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其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惡元武定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

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顛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龍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差舛朕不與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年出爲  
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頰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表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  
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  
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  
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  
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  
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  
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  
覽言志等十賦年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



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  
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  
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  
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  
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  
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  
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剋不質對曰以臣  
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

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  
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資繡帳錦  
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鷹犬雜畜節度  
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為中郎將  
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親為聖母臣  
管韋洗安撫嶺外陳將不地以之  
遂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  
王廣遣陳主遣夫人壽論以國亡  
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  
集首領數千盡



日楊突遣其孫魏帥眾迎沈入一廣州嶺南悉定表  
魏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卒  
王仲宣及首領皆應之圍沈於州城進兵屯倚嶺天  
人遣孫暄帥師救沈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交善故  
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  
孫益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原軍會  
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設騎衛詔  
伊萊矩巡撫諸州表善報者領陳坦岡州馮崇等  
化部無

統其部落表遂定其  
飛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護國公冊  
夫人為護國夫人以宋康邑廼授僕妾沈氏仍開譙  
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兵  
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  
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安樂而王仲宣等數  
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使討罰為百姓除害夫人  
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益斬獲佛智竟破群賊  
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違愆誠合罪書



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  
但教遵奉朝化以副恩私皇后以首以及宴服一襲  
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  
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  
天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  
之証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佞  
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  
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  
致於法降勅悉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攝

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  
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  
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  
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  
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  
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  
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而為不慈背死為無



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遠禮滅慈非敢聞命善  
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  
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  
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  
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  
於輦後察之間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  
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目母乃還堂蒙被而泣  
終日不食善果於胡床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  
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

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  
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少而孤吾寡婦  
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  
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  
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  
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  
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  
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是邪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



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  
此秩俸乃是天子報尔先人之徇命也當雖散贍具姻為  
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  
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  
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  
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  
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  
皆不詣其家非自作及在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  
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解所供  
果不許受悉用脩治解字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  
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  
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州漸驕恣  
清八金人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  
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  
七歲有二妹蔡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守命親戚  
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



不為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  
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  
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  
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  
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法高  
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  
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

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  
毀骨立慟感行路母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  
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  
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  
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弟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  
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  
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  
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  
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闕終于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賦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究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削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之不能盡誠表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負狼籍若言司

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賂汝何故治書覆汝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子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母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陸讓非



其所生往往犯憲章官其從極法躬自詣闕為之請命旬  
旬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  
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  
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  
以寵異之

### 劉祖女

劉祖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祖在周尚公主官至  
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極隆顯與高祖有舊日及受  
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

太子于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飛  
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怒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辨頭反  
縛遠送秦上作僚儻取公卿子弟旅力雄健者輒將至  
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  
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  
者號為蓬轉隊每講鷹紕大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  
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  
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是士之姊也每里泣誨之  
懇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祖年老奉養其薄其



三原... 卷八... 列傳四十五... 十四  
其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  
其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坊登故未央殿基  
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為一死耳  
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  
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  
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  
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  
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  
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歡款嗚咽見者傷之居士

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  
月朔旦冬至聖王受身祚今聖王在位居天元之首  
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命主  
心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  
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朝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  
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  
合德而在元日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  
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日之朝日之  
朝王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印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且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  
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且是歲之元月夕朝  
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用音龍精其祚  
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用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  
子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又至來年乙卯  
以甲子首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  
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  
也尊德並尊之慶也 三石仁同地之載表 以二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  
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  
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  
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  
石表其門閭

###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威  
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  
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



其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弥固竟不屈節

###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二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泣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儻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金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



三十四十三  
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  
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  
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箠之上將凌之崔氏  
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  
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  
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  
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  
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  
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齊  
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一  
之誠懇足使義勇歎其志烈蘭王謝其貞方襄城  
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  
心同沈顛沛靡宅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  
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兩書八十一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卷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高麗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  
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如有一男子  
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成  
言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  
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



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  
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  
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  
子閔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高孫位宮  
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  
之子曰昭烈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九都樊其宮室  
大掠而還昭烈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  
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  
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易叟書使詣關進授大將

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  
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  
山屈曲南臨浪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  
其國中以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  
大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  
太大使次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裨奢次驛屬次仙  
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裨薩人皆皮冠使  
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  
口袴素出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



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度逆者縛之於柱執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三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蕭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泚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媠

亦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糴酒而已無財媢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其耻之死者殯於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第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爾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



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  
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  
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  
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  
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  
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  
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  
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  
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

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  
信怕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  
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  
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易  
汗他國則長享富貴豈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  
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  
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  
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  
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



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虚心納朕此意  
慎勿疑惑更懷異圖若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  
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  
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悞狂驕傲不從朕言  
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  
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  
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  
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  
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今育責王前

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懇勸曉示許王自新耳耳得  
朕懷自來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  
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為此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  
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  
高祖優冊元為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  
西營州惣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  
為元帥惣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魏運不繼六  
軍之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  
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



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  
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  
元入朝元懼潘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  
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  
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  
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  
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  
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  
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

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  
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  
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  
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  
殺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  
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  
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  
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  
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



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往國王有侍婢忽懷孕主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工捨之後遂生一男弃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

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刻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位



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  
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辨髮  
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  
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為  
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笙篪箏篋笛之樂投壺  
圍基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  
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茄氏解氏貞氏國  
氏赤氏苗氏婚娶之禮畧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  
谷牛猪雞多不火食廩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

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  
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舳舻羅國其船得還  
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  
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  
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  
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  
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  
而去隔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



與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道帝下詔曰往歲為  
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  
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  
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  
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  
者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今覘高麗動靜  
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  
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  
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年  
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  
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後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  
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舩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  
百里土多麀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西行三日至貊  
國云

###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  
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  
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



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  
遂王其國傳祚至金具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芳物  
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  
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  
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  
等其一曰伊司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  
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  
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  
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

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  
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日相賀王設  
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  
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  
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  
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  
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主及父母妻子喪  
持服一年田其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  
產粟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明貢新羅地多山險雖



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撓一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栗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

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從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壘堊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糝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鬻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媼而妬其妻外媼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媼媼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



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者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弟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為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

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謁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眾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塗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  
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民多渴刺楚不知其由來有國  
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  
波羅檀洞漸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  
其大一十六間琺刻禽獸多闢鑊樹似橘而葉密條  
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  
有村村有鳥丁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  
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編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

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如  
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闌縷皮并雜色紵  
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  
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錙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  
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鍔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  
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乘木獸  
令左右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  
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  
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



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  
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闔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羈縻  
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  
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  
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  
殊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  
心之輕罪用秋俗無文字皆以虧盈以紀時節候  
不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頰類於胡亦有小慧  
石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孩

云彭此實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  
一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  
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醃醃米麩  
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過得其味始進其者死有  
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其名  
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踏一人唱衆皆和音頗  
哀怨扶女子上膊攜手而舞其死者衆將死時  
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裏以草草埋土



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飲酒少  
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能熊材狼尤多  
牛羊驢馬斫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  
以石為刀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土宜種麥不食麻  
宜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檉楠杉柞竹藤  
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以箭射之  
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或累石繫幡  
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

戶上必安獸頭骨用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  
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  
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  
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  
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  
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  
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鼉嶼又一日便  
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



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殺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二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麻蘇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又帶方郡並一

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第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鞞羅彌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



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跣坐日出便  
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  
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天子為利歌  
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宮有十五等一曰大德次小德  
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  
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其無定數有軍厄一百二  
十人猶中國牧宰人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  
十伊尼翼屬一軍厄其服飾男子衣裘襦其袖微小  
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

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  
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  
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搯  
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  
弩積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鏞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  
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  
及姦皆死盜者計贖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  
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  
引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



之云理由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  
擊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  
女多黥臂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  
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上法尤信巫  
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  
棊博擲粟擲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上地膏腴  
水多陸少以下環挂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  
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  
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媵姑死者斂以  
棺禭親賓就屍歌無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  
年殯於外厩人十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  
或以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  
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  
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役為大國多珍物並  
鄙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  
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  
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



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  
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  
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羅國經都斯  
麻國回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  
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身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  
經十餘國達於海岸口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王遣小德阿華等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  
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  
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  
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  
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整河道飾館以待大使異聞大  
國推新之化清答曰皇憲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  
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宴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  
人詣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途於是設宴享以遣清  
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主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  
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心而通其俗也九  
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猜暴之風雖縣



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秦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爰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蓍矢之貢而已矣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去朋喪身滅國其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運動乎此以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怒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三

三



聖